



埃及及畢聞錄

編四十第集四第書叢部說

行發館書印務商

埃及異聞錄

英國路易原著

閩縣林紓全譯
吳縣毛文鍾全譯

第一章

科那伯曰。在凱羅中。中午時。余與埃及賈胡愛來飲咖啡。忽聞禮拜堂鐘動。知午禱矣。正於此時。有一僧徒。伏於門外。欲趣便奪取。愛來衣囊中所藏之珍物。余見吾友顏色慘變。齒震震作聲。且注目望此行脚之僧。余曰。愛來得毋病乎。愛來旣盼此僧。復顧余曰。君乃無病。余曰。吾意汝見此僧。怖慄無已。果爲何事。余卽引目視。此僧忽他去。而愛來神亦少定。余謂愛來曰。汝以隱衷告我。我滅。且足爲君助。愛來附耳言曰。此僧卽愛布他巴之徒黨。使之貞。

我者愛布他巴。非人非鬼。能變幻以蒙人之神智。余曰。愛來。此人既爲祭師。乃不福人而禍人。吾殊不解。愛來曰。其人神怪。不可方物。今吾身直自瀕於險。天下事固有不能示人者。吾事正復類是。余知愛來決有難言之隱。遂不再詰。遂別愛來道中。自念祭師固非善類。然愛來何以畏彼之甚。且闕其事而不吾告。行次遂及回教之教堂。見其中似有紛擾之聲。余方欲進窺。忽有人自吾後囊吾首。且以枚塞吾口。俾不能聲。劫吾至一陰沉之地。我本英國茂海公司所派之代表。以爲凱羅警察多不至。有意外之變。乃爲人劫取。殊出意外。余此時在一地室中。一人扼吾吭。一人窮搜吾之衣囊。盡其所有而去。吾以爲更將索吾命。忽有一人去吾頭上之裏。則高碩之黑奴。尙有一人。年可三十。以外。黑鬚而壯偉。神情和。

藹其笑也。如慈母之弄其愛子。謂余曰。吾誤發命令。致爾遭此。不虞之厄。後來尙思自贖其罪。凡爾有求。吾必如願。此黑鬚人。外雖不吐其甜蜜之言。而居心正不可測。余久歷江湖。周知情僞。因恨次骨。此時余足已能動而手尙反剪。黑人尙臥吾於地上。以雙股跨吾腦際。余本欲呼嗁取救。又患立遭荼毒。且欲密偵其所爲。因不呼警察。但靜待其所施設。卽謂少年曰。汝非愛布他巴祭師耶。少年似怪吾言。卽曰是也。幸勿怪我。我之縛汝。分所應爲。汝當能諒我。我今且釋爾縛。並以車送歸逆旅可乎。余曰。逆旅尙未及飭。可以少留。唯無因遽囊吾首。此心不無快快。愛布他巴微笑。以杖指黑奴。令釋吾縛。余遂起立。視此黑奴及愛布他巴。意將與之并力。而愛布他巴忽曰。吾僕從多。可以呼車送爾歸寓。余不得已。召

車歸。是夕愛來來訪。遂同至廳事坐談。愛來曰。是日愛布他巴。已以人搜索吾肆。旋復窮索吾家家具。爲之顛倒無次。既而四顧。附耳言曰。吾命實如懸絲。不知此羅凱中何人。足以助我計。唯爾乃足爲我助。並請劃吾所得十分之一。奉酬第一節。須僞爲老嫗。入一富翁羣妾之中。至時三叩其扉。其後復兩叩。內有人出。汝以我檀香之合授之。彼將酬汝以千圓。吾唯有此檀香之合。故愛布他巴日乘吾隙。必欲得去此合。然余一時未許。請熟思之。期以明日奉答。此時逆旅門外甚清寂。愛來旣行。但有逆旅中二奴。及三數土著之人侍立。愛來行未及遠。卽有數人圍而聚署。余及逆旅中人趨而視之。見愛來之帽落於地上。余俯而拾之。帽中有小合。而逆旅中人則力奪愛來斥去。諸人愛來起自地上。復入逆旅。余

以墜帽還之。愛來檢視其帽。駭曰。吾物爲人所刦矣。少須色定。曰。
吾之與愛布他巴爭競愚騃甚矣。天下因利而勞其心。不如息爭。
手作勢行其催眠之術。且以左手探吾枕底似有所索。余徐張其
目。且潛以手探取牀頭之手槍。余方摸得槍柄。而愛布他巴之面。
已近吾面。余曰。請爾發吾電燈之機。愛布他巴如言發我電機室。
中。通。明。如。晝。余。延。之。坐。曰。此。爲。我。第。二。次。被。爾。無。理。之。侵。辱。矣。愛
布。他。巴。和。聲。答。曰。此。來。不。爲。無。理。但。恨。晚。耳。余。曰。汝。欲。得。是。物。可。
至。富。翁。家。覓。之。此。物。不。屬。之。我。愛。布。他。巴。曰。彼。家。吾。已。令。人。守。之。
顧。乃。無。得。今。聞。爾。言。似。此。物。已。歸。富。翁。然。則。吾。所。遣。發。之。人。均。惰。無。
竊。不。稱。吾。使。行。將。罰。之。余。曰。尊。紀。非。有。過。也。吾。賣。送。是。物。時。寂。無。

人知愛布他巴曰然則奈彼塞面上之幕果爾傳致富翁矣想愛來必有重酬余曰汝探索甚精審我固如是也實則余已啓合觀之所儲之寶果古美人奈彼塞之面幕真異寶也愛布他巴曰富翁家有妾名夏馬拉爲跳舞之女當其未至俞色夫富翁家時已破古雷之家使之蕩盡無餘此下流之淫婢乃敢加古美人之面幕在法宜加以重刑余始恍然悟愛來之令我送合卽送舞女夏馬拉耳愛布他巴見余執手槍然亦無動且斥余曰汝以至寶睨淫婢殊玷爾名吾今賄爾以重睨加爾之所得者可三倍汝能爲我任一事耶余曰願聞其詳愛布他巴曰吾爲回教之祭師管領回教之信徒然俞色夫信教至篤吾不能窮搜其內室余曰果俞色夫知祭師需此物者安知不以此奉饋愛布他巴曰否吾今日

傾吐所懷以示爾。爾可告夏馬拉曰：若不出此寶，吾將處以死刑。並告愛來以千金還夏馬拉不爾亦死。並請爾將此千圜送歸夏氏。趣以面幕授我，則我決以三百圜爲償。余曰：此事當徐思之。明日奉答。愛布他巴與余爲禮，言曰：下禮拜二。有人自伊司巴罕來觀此寶。自今日計之，尙有五日之延。此五日中，儘爾思之，更報吾命。余曰：果不如命者，如何？愛布他巴曰：爾不從我，我卽宣暴愛來。及夏馬拉之罪狀肆之市間，卽爾亦不免。且不得三百圜之酬。余曰：果我先發縛爾付之巡警者，爾將奈何？愛布他巴曰：請嘗試之。我無所懼。余仍踞牀，以手指門曰：汝可由此外出，明日相見。唯來時，幸勿越窗而入。令人疑訝，愛布他巴舉兩手爲禮，卽由窗越出。余視牕後，檀香之小盒，仍存未爲。此妖人所得，立時啓視其幕，則

長可四尺。寬可二尺。然疊之亦可納諸戒指之中。其輕小極矣。曩上尙有小珠。年代既久。售且無價。果能仿造其式。大可得利明日。余卽往訪黎白。黎白者工巧絕倫。能造贗物。迨下星期之六日。余即僞爲老嫗。赴俞色夫家。約愛布他巴。亦尾隨其後。先叩戶者三。復再叩之。果有二黑奴啓關。余曰。吾爲愛來。骨董肆中來者。爾引我面夏馬拉。黑奴曰。取爾信物爲驗。余卽於隨匣取一小戒指。指之門開。余卽隨黑奴而進。聞有一婦人聲響月光之下。見院中石甚佳。樹陰中亭立一美人。厚加面幕。裙底拖紅屨。呼曰。嫗隨吾。樹行謂黑奴曰。爾可留此。余遂同美人入內。沿道無燈。捫索而入。已而至一石路。直通小門之下。美人啓扉。余入時。屋仍洞黑。少須乃見燈。則美人自攜此燈。引余登樓。進一小室。作八角形。地上。穠甃。

絕。厚。几。案。皆。雕。縷。精。工。爐。中。香。氣。勃。鬱。女。子。別。掀。一。軟。簾。入。諸。他。
室。少。須。復。自。壁。間。別。開。一。門。美。人。探。首。招。余。入。內。似。卽。其。臥。室。四。
壁。皆。大。理。石。榻。上。鋪。豹。皮。罐。中。香。氣。沁。腦。夏。馬。拉。去。面。幕。則。絕。代。
人。也。周。身。皆。以。珠。鑽。爲。飾。赤。足。如。霜。指。甲。著。以。五。色。謂。余。曰。汝。以。
幕。至。乎。余。曰。愛。來。言。必。先。得。錢。然。後。始。以。寶。物。奉。獻。夏。馬。拉。以。白。
足。頓。地。曰。汝。欲。得。錢。吾。初。不。吝。余。曰。嫗。貧。人。耳。非。得。錢。納。之。囊。中。
則。物。決。不。出。夏。馬。拉。無。言。以。目。視。余。時。侍。婢。一。二。人。亦。疑。余。行。僞。
夏。馬。拉。曰。爾。勿。謂。吾。乃。無。目。咄。嗟。之。間。即。可。置。爾。於。吾。家。之。牢。獄。
余。曰。爾。果。囚。我。則。寶。決。不。得。愛。來。尙。遲。於。門。外。待。付。價。後。始。出。其。
寶。夏。馬。拉。曰。愛。來。爲。猶。太。人。食。肉。弗。淨。即。以。手。指。侍。婢。曰。汝。逐。一。
數。金。錢。納。彼。囊。中。趣。令。其。行。則。面。幕。歸。我。矣。侍。婢。出。木。匣。取。鈔。票。

及金鎊授我。且數且言曰。但有九百。夏馬拉曰。吾所有盡於是矣。汝將去以寶物授我。余曰。短此一百。愛來決不承請。以首飾代價。夏馬拉怒取寶石戒指授余。曰。此豈值一百鎊者。趣出寶授我。余迴顧侍婢曰。請爾納金鈔於吾皮篋中。侍婢如言。余見此婢數錢。如數豆。初不經意。知此侍姬崇侈而不惜費。愈色夫行破產矣。余旣納錢。卽出一絹包言曰。面幕在內。初入時。以夫人不肯出此。巨資。故僞愛來守候於外。今旣得錢。不能不出吾寶。卽夫人不輕予。巨錢。決心疑吾物之僞。夏馬拉似不之聽。卽去舊幕。加此幕於首。謂侍婢沙斐曰。爾取鏡。對鏡久之。不期落鏡於地。自言曰。吾非埃及最美之人耶。且能踐男子之背於吾足下。其大權在握。如皇帝也。少須復謂侍婢曰。汝告黑奴老嫗行出戶矣。卽謂余曰。汝在外。

間少候。留此適。增吾怒。余曰。敢不趣退。余一出門。卽立闔。少頃。侍婢引余下樓。余防此婢。從後刺吾背。乃趣其先行爲導。侍婢引余至石路上。四嚮洞黑。余前攜其手而行。垂及黑奴之次。侍婢曰。老嫗珍重。黑奴馬木得當。引爾出此門。余曰。容再相見。願爾後此嫁波斯之太子。侍婢暫然遽入。余仍前其手向門而行。乃未至大門。數武。竟有飛繩力套吾頸。知爲黑奴。幸吾兩手在前。飛繩僅及吾腕。吾以左手推繩。以右手出手槍。向黑奴之吻。且力叩其齒。黑奴落其二齒。痛極而繩緩。余力推之地。上言曰。汝不開此門。則爾之腦中將立開一洞。黑奴無言。余遂出。立捫其囊。則大喜。以爲贊物。售矣。謂愛布他巴曰。吾當趣行。車已在前乎。愛布他巴曰。轂已歸乎。曰歸矣。登車時。即以相授。吾二人旣行。至一樹下。已見馬車。卽

以檀香小合納愛布他巴之手愛布他巴啓合視後即納衣囊之中暗中聞有檢點鈔票之聲覺有物納吾手中曰此三百鎊用以酬勞余納鈔於懷時中心滋樂以爲黎白所僞製者今售其一矣車旣及一小屋中易吾婦人之裝仍著故衣愛布他巴笑與余別夜半時余歸逆旅然電燈作長書與本國茂海公司書成時啓局取面幕擬納之封中然鑰竇微壞旣出面幕納之小封中外加大封寓諸公司明日寓書後坐而微笑思愛布他巴果以寶物示人則贊物耳逾二禮拜公司歸還面幕斥其非真且譏其爲人所愚並言本公司不售贊物幸勿相溷下署公司經理魯威林啓余得書變色啓面幕視之果贊物也且與黎白所製者無稍差謬心知至愈色夫家時初未檢及箱中之物決爲愛布他巴所竊當與我

別時作微哂狀其情至明顯也

第二章

一日晚涼中余與友人必歇閒語必歇四顧後附余耳言曰吾近謀一事果獲濟者所業當出君上余曰吾甚願其能如是必歇者亦骨董家一公司各行其事與余所業一不相涉必歇見余初不屬意卽曰君固以我爲拙今且舍是勿談余逆探必歇必尙有隱衷欲白非故與余鬪闘之言此時閒談一小時余尙有數書宜報者遂入室作書僅一句時有侍者以名紙入則愛布他巴也卽謂侍者與客相見於樓下已而又思或且此來別有祕事復謂侍者延客登樓少時侍者將一書入余且不啓封問侍者曰客又安在侍者曰客言匆匆不能少留故預挾此書而來不復與主人相見

余啓書曰科那伯先生尊鑒吾所不能少駐攀談者實有隱衷不便奉白然甚願足下知我此來實盡朋友之責君身有絕大之危險果欲逃此阨萬勿貪意外之財其下卽愛布他巴署名余思愛布他巴雖近神怪一流然語皆屬實尤知此人有先知然旣爲祭師以祀天爲正何爲潛與鬼通乃百思不得其故然自得此書後心甚焦悚遂不再作書出而尋人排悶旣出門外卽有人以手拊吾肩視之則海生也前此在英國考古學會中趨走之人其人似有心緒欲得余而攄其悃款者余卽隨其人抵其寓處海生果盡吐其所欲言者海生曰吾深知金字塔中有一絕寶貴之戒指此戒指即當日造塔皇帝之所御者語後視余不言余曰汝旣知戒指所在胡不自取海生曰此戒指絕凶吾不敢近日特放膽

與君言之。余曰。旣秘於前胡宣之後。海生曰。吾舉責重重。果欲清還。則所居之宅亦不能有。余自思。海生必懾於神鬼。不敢近。余或有機倪。可得此司尼否。羅無價之寶。因思前此以面幕之事。失信於公。今茲或能爲我補過。卽謂海生曰。明日汝至雷加車站候我。且先備二驥。彼此同乘。赴彼皇陵。明日余果至車站。斗見喪車。心訝。以爲不祥。彼喪車殆赴近漠之地。有水草處營葬。送喪之婦人哭聲甚悲。余旣至車。以行囊付之。海生而海生顏色喪敗似有人驚悚之容。余問其何病。且問死者果爾親屬否。海生曰。非也。微與相識。余曰。旣不相關。何爲焦悚至此。海生疊言無之。余決知其有事。思以他道偵取之。卽謂海生曰。下車後。可以吾之行事。載之驥。背海生果僱二驥。置諸貨車之上。余悉東人性質。徑問之。則

決不言。姑挑以他語。已而站長遂詳告以死者之名姓。死者名亞伯。打拉。其人一日乘白驥。向沙漠行。人實未知其所往。卽遙指亞伯。打拉葬處。曰。彼間白日中。尙見怪異。夜中乃無人行。以彼中有獮鬼。時出嚇人。已而白驥歸而亞伯打拉不之見。明日始得其尸。於金字塔之旁。余見站長出之誠懇。卽曰。亞伯打拉何爲赴彼站長。曰。陵中有寶。爲沙利門大皇帝所遺。余曰。詎守陵之鬼殺亞伯。打拉耶。站長曰。此吾不能質言。但亞伯打拉死狀甚慘。或且觸神道之怒耳。以此之故。此間人特聘有道術之人。至此祈禳。余旣得其詳。卽託言將至米墩中覓村長與購古物。下車後。卽同海生騎驥向金字塔而行。衆皆屬目。爭以爲異。余旣至金字塔之西。卽出小幕張之。宿於荒僻之地。忽思及下車上驥時。同載者爭驚異余。